

湯 禱 篇

鄭 振 鐸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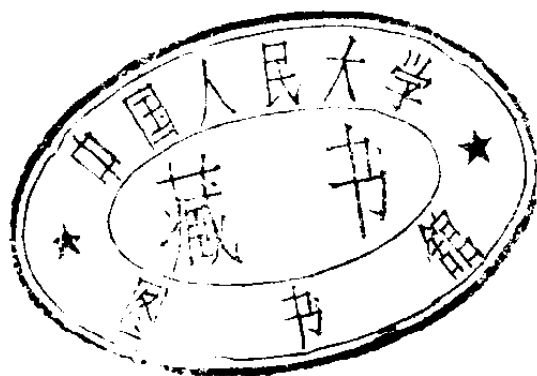
11.1.1-2
367883



湯 禱 篇

鄭 振 鐸 著

10.11.17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薈集著者的几篇旧作，都是利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等來探索我國远古时代人民生活及思想情况的一些範例。內容是：湯禱篇闡明君、師的關係和人祭的習俗，玄鳥篇闡明食物与偉人誕生關係的迷信，黃鳥篇說明農業社会里贅婿的地位，釋諱篇解釋人們隱諱名称的由來，伐檀篇揭示了周初農奴被剝削、被壓迫的慘苦生活。在這裏面，不僅是給個別的古史問題、個別的古書篇章提出了合乎实际情况的新釋義，主要的還是給研究古史的方法开辟了一條途徑。同時，對於今天還保留在我們生活中的某些古代習慣与信仰的殘餘，也銳利地指出了其古老的根源。

湯 禱 篇

鄭 振 鐸 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陸號

大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 號 104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4 字數 59,000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7) 0.30 元

序

振鐸兄將他自己研究古史的五篇文章集合起來，用第一篇湯禱篇的篇名作為書名，打算在今年內出版，要我寫一篇短序，作為紀念。

話是答應下來了，但我能寫些什麼呢？却不免有點躊躇。解放以來，忙於學校行政，忙於社會活動，市郊奔走，業務學習和政治理論學習都定不下心，對寫文章由生疏而漸漸畏怯了，我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呢？

還是從回憶開始吧！這或者可供將來研究“現代學術史”的學人們參考。振鐸兄治學的範圍是遼廣的，也是多變的。他從五四運動前後起，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而翻譯東歐文學，而創作小說，抒寫雜文，而整理中國古典文學，而探究中國古代文物。概括地說，他的學術範圍包括着文學、史學和考古學，而以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為他畢生精力所在。但他的精力異常充沛，好像溢滿出來似的，學術部門實在圈不住他。他只要對這一門學問感到興趣，便開始閱讀原著，大量收集資料，從目錄版本的路綫鑽進去、推開去；興之所至，便下筆寫文，每每萬言不休。有些個別朋友或嘲笑他有書癖，他也笑而不辯。在反動黑暗的年代，他除了用強烈的正義感參加了一連串的

反抗斗争以外，并用廣博的學問照亮了自己！照亮了友朋！也照亮了下一代青年所應該走的路！

大概是一九二二年左右吧！那时候，他和我都在上海商务印書館編輯部做事，他在編輯小說月報，我在編輯教育雜誌。館中熟友很多，我們一班年紀相近的，在工作余暇，每每奮臂論世、抵掌談學。我們都賃居館外，在閘北永興路一條小胡同里，他和我還有謝六逸先生住在一幢房子的樓上，叶聖陶先生、顧頡剛先生和王伯祥先生另住在後面一幢。中、下午散工，我們六人每每從寶山路慢步回家。在回家的路途上，世事的評斥，學術的爭論，時常可以搞得面紅耳赤，好像永不知疲勞和休息似的。那時，爭辯最厲害的對手，似乎是頡剛和伯祥先生；但在史科學方面，兩人的見地却又一致的較多。這情景頗像暴雨之後繼以微風，另有一種詩感或畫意。那時，振鐸兄醉心文學，但對史學的論爭也喜用特殊的見解插進一段，或故意用“激將”的手腕引起顧、王的爭辯。

“五卅”以後，大概在一九二六年吧，振鐸兄留學英國，并漫遊法國、意大利西歐諸國。在這時，他參觀了不少的博物館，收集了不少的復印品。他看到中華文物的外流而非常悲憤，——如敦煌千佛洞所藏古代雕版寫本被斯坦因、伯希和等所盜竊，——同時看到世界各民族文物的丰饒，想探求它所以發展和分化的原因。從那時先起，他由文學而漸漸開展到史學和考古學的境域，於是一方面留意文物的收集和整理，一方面想試探這些文物的產生、分化以及相互間的關係。

什么时候，他讀到佛累才（J. G.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我不清楚，但他被這部書迷住了！他藏有原著本，又有節本。他曾經有这样的計劃，為了擴大中國學術的部門，想着手翻譯這部民俗學大著，設法接洽承印的書店；後來因為時間不夠，書店也不易接受，又想改譯節本，但都沒有實現。那時候，中國的新史學界，疑古、考古、釋古三派鼎足而立。考古派受發現的史料所局限，釋古派受反動的統治所壓制，都未能開展；只有疑古派，以懷疑求真相號召，在高等學校講壇上和出版企業中都非常流行。但他覺得疑古派繼承崔述、康有為的學統，只是中國式的舊的為學方法的總結，而不是新的學派的開創。“如果從今以後，要想走上另一條更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別去開關門戶。”（見湯禱篇）他對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有好感，他對顧頡剛先生主編的古史辨以為是中國式的疑古求真的結束，他對自己發表的湯禱篇加上古史新辨的副題，都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的。他抱有這樣的真誠，他具有這樣的氣魄，他擬有这样的企圖；他想憑藉他的希臘神話學的修養，應用民俗學、人類學的方法，為中國古史學另闢一門戶，使中國古史學更接近於真理的路！可惜，為了他不願擱置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同時又被中國文物資料的搜集和整理的興趣所牽掣，寫了四、五篇這類性質的文章便擱筆了！

在今天，中國史學研究的一條更近真理的路，一扇應該開關的門戶，已經不需要再爭辯了，那便是歷史唯物主義！不過在中國史學研究的領域內，如何貫徹歷史唯物主義，卻不僅僅是

观点立場的問題，也不是嘵嘵不休的空疎史論所能解決，資料的大量收集，方法的嚴密應用，也都是應該注意的。那麼，像佛累才金枝一類的原著不值得批判地吸取嗎？像振鐸兄在這本集子里所提出的問題不值得再加研究嗎？理由已很顯明，在提倡“百家爭鳴”的今天，湯禱篇的出版決不是多余的事！

沒有別的話了，這就算序文吧！

周予同 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于上海

目 次

序.....	周 予 同...1
湯 禱 篇.....	1
玄 鳥 篇.....	33
黃 鳥 篇.....	53
釋 諱 篇.....	61
伐 檀 篇.....	82

湯 禱 篇

古史的研究，于今为極盛；有完全捧着古書，無条件的屈服于往昔的記載之下的；也有憑着理智的辨解力，使用着考据的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古代的不近人情或不合理的史实，加以駁詰，加以辨正的。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便是屬於后者的最有力的一部書。顧先生重新引起了王充、鄭樵、崔述、康有为諸人的怀疑的求真的精神。康氏往往有所蔽，好以己意強解古書，割裂古書；顧先生的态度，却是異常的懸摯的；他的“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热忱，是为我们友人們所共佩的。他的古史辨已出了三册，还未有已。在青年讀者們間是有了相当的影响的。他告訴他們，古書是不可尽信的；用时須加以謹慎的揀擇。他以为古代的聖人的以及其他的故事，都是累積而成的，即愈到后来，那故事附会的成分愈多。他的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也有不少的跟从者曾做了同类的工作。据顧先生看来，古史的不真实的成分，实在是太多了。往往都是由于后代人的附会与添加的。——大約是漢朝人特別的附加的多吧。但我以为，顧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現中國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書，她是結束，不是開創，他把鄭崔諸人的路綫，給了一个总結束。但如果从今以后，要想走上另一条更

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別去开辟門戶。像郭沫若先生他們對於古代社會的研究便是一個好例。他們下手，他們便各有所得而去。老在舊書堆里翻筋斗，是絕對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以外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舊書堆里的糾紛，老是不會減少的。我以為古書固不可盡信為真實。但也不可單憑直覺的理智，去抹殺古代的事實。古人或不至像我們所相信的那末樣的慣于作偽，慣于憑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來；他們假使有什麼附會，也必定有一個可以使他生出這種附會來的根據的。愈是今人以為大不近人情，大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確的根據在着。自從人類學，人種志，和民俗學的研究開始以來，我們對於古代的神話和傳說，已不僅視之為原始人里的“假語村言”了；自從蕭萊曼在特洛伊城廢址進行發掘以來，我們對於古代的神話和傳說，也已不復僅僅把他們當作是詩人們的想像的創作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常把許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實，當作後人的附會和假造呢？

我對於古史並不曾用過什麼苦功；對於新的學問，也不曾下過一番好好的研究的工夫。但我卻有一個愚見，我以為古史辨的時代是應該告一個結束了！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會的真實的情形，似有另找一條路走的必要。如果有了古史新辨一類的東西，較古史辨似更有用。也許更可以證明古史辨所辨正的一部分的事實，是確切不移的真實可靠的。這似乎較之單以直覺的理智，或以古書考證，為更近於真理，且似也更有趣些。

在这里，我且在古史里揀选出几樁有趣的关系重大的傳說，試試这个較新的研究方法。这只是一个引端；我自認我的研究是很粗率的。但如果因此而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使他們有了更重要、更精密的成績出來，我的願望便滿足了。

更有一点，也是我做这种工作的重要的原因；在文明社会里，往往是会看出許多的“蛮性的遺留”的痕迹來的；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会不意的侵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別在我們中國，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鬧得利害。在这个探討的進行中，我也不要不客气的随时举出那些可笑的“蛮性的遺留”的痕迹出來。讀者們或也將为之啞然一笑，或覺要瞿然深思着的吧。

第一篇討論的是湯禱于桑林的故事。

一 湯 禱

一片的大平原；黄色的干土，晒在殘酷的太陽光之下，裂开了無數的小口，在喘着气；远远的望过去，有極細的土塵，高高的飛揚在空中，仿佛是綿綿不断的春雨所織成的帘子。但春雨給人的是过度的潤湿之感，这里却干燥得使人心焦意煩。小河溝都干枯得見了底，成了天然的人馬及大車的行走的大道；桥梁剩了几塊石条，光光的支撐在路面的高处，有若枯骸的暴露，非常的不順眼，除了使人回憶到这桥下曾經有过碧澄澄的膩滑的水流，安閒舒適的从那里流过。正如“画餅充飢”一样，看了画更覺得餓火上升得利害；这样桥梁也使人益發的

不舒服，一想起綠油油的晶瑩可愛的水流來。許多樹木在河床边上，如幽靈似的站立着，綠葉早已焦黃萎落了，禿枝上厚厚的蒙罩了一層土塵。平原上的芊芊綠草是早已不曾蔓生的了。稻田里的青青禾黍，都現出枯黃色，且有了黑斑點。田邊瀦水的小池塘，都將凹下的圓底，赤裸裸的現出在人們的眼前。這里農民們恃為主要的生產業的桑林，原是總總林林的遍田遍野的叢生着，那奇丑的矮樹，主干老是虬結着的，曾經博得這里農民們的衷心的愛護與喜悅的，其茸茸的細葉也枯卷在枝干上。論理這時是該肥肥的濃綠蔽滿了枝頭的。沒有一個人不着急。他們吁天禱神，他們祀祖求卜，家家都已用尽了可能的努力。然而“旱魃”仍是報冤的鬼似的，任怎樣禳禱也不肯去。農民們的蚕事是無望的了，假如不再下几陣傾盆的大雨，連食糧也都成了嚴重的問題；秋收是眼看的不濟事了。

沒有下田或采桑的男婦；他們都愁悶的無事可作的聚集在村口，窃窃的私語着。人心惶惶然，有些激動。左近好几十村都是如此。村長們都已到了城里去。

該是那位湯有什麼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下了那末大的責罰。這該是由那位湯負全責的！

人心騷動着。到處都在不穩的情態之下。

來了，來了，村長們从城里拥了那位湯出來了。還有祭師們隨之而來。人們騷然的立刻包圍上了，密匝匝的如蜜蜂的歸巢似的。人人眼睛里都有些不平常的詭怪的兇光在閃露着。

看那位湯穿着素服，披散了髮，容色是戚戚的，如罩上了

一層烏云，眼光有些惶惑。

太陽蒸得个个人气喘不定。天帝似在要求着牺牲的血。

要雨，我們要的是雨。要設法下几陣雨！

禱告！禱告！要設法使天帝滿足！

該有什么逆天的事吧？該負責設法挽回！

農民們騷然的在吵着喊着；空氣異然的不穩。

天帝要牺牲，要人的牺牲！要血的牺牲！我們要將他滿足，要使他滿足！——仿佛有人狂喊着。

要使他滿足！——如雷似的呼声四应。

那位湯抬眼望了望：个个人眼中似都閃着詭異的兇光。他額际陣陣的滴落着豆大的黃汗。他的斑白的鬢边，还津津的在集聚汗珠。

諸位——他要开始喊叫，但沒有一个听他。

抬祭桌——一人倡，千人和。立刻把該預备的东西都預备好了。

堆柴——又是一声絕叫。高高的柴堆不久便豎立在这大平原的地面上。

那位湯要喊叫，但沒有一个理睬他。他已重重密密的被包圍在鉄桶似的人城之中。額际及鬢上的汗珠俛望下滴。他眼光惶然的似注在空洞的空气中，活像一只待屠的羊。

有人把一件羊皮襖，披在那位湯的背身上。他机械的服从着，被村長們領到祭桌之前，又机械的匍匐在地。有人取了剪刀來。剪去了他的髮，剪去了他的手指甲。

髮和爪都拋在祭盆里燒着；一股的腥焦的气味。

四边的禱祈的密語，如雨点似的浙瀝着。村長們、祭師們的咒語，高頌着。空气益發緊張了。人人眼中都閃着詭異的兇光。

黃澄澄的太陽光，睜开了大眼瞧望着这一幕的活劇的進行。还是一点雨意也沒有。但最远的东北角的地平綫上，已有些烏云在聚集。

祈禱咒誦的声音营营的在雜响着。那位湯耳朵里嗡嗡的一句話也听不進。他匍匐在那里，所見的祇是祭桌的腿，燂盤的腿，以及臻臻密密的無量数的人腿，如桑林似的植立在那里。他知道他自己的命运；他明白这幕活劇要進行到什么地步。他無法抵抗，他不能躲避。無窮尽的禱語在念誦着；無數的礼仪的節目在進行着。燂盤里的火燄高高的升在半空；人的髮爪的焦味兒还未全散。他額际和鬢边的汗珠还不断的在集合。

村長們、祭師們，护掖他立起身來。在羣众的密圍着向大柴堆而進。他如牽去屠殺的羊兒似的馴从着。

东北風吹着，烏云漸向天空漫布开來。人人臉上有些喜意。那位湯也有了一絲的自慰。但那幕活劇还在進行。人們拥了那位湯上了柴堆。他孤零零的跪于高高的柴堆之上。四面是密密層層的人。祭師們、村長們又在演奏着种种的仪式跪着，禱着，立着，行着。他也跪禱着，头仰向天；他只盼望着烏云聚集得更多，他祇禱求雨点早些下來，以挽回这个不可救

的局面。風更大了，吹拂得他身上有些涼起來。額際的汗珠也都被吹干。

祭師們、村長們又向燐火那邊移動了。那位湯心上一冷。他知道他們第二步要做什么。他彷徨的想跳下柴堆來逃走。但望了望，那末密密匝匝的緊圍着的人們，个个眼睛都是那末詭怪的露着兇光，他又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知道逃脫是不可能的。他祇是盼望着雨點立刻便落下來，好救他出于這個危局。

祭師們、村長們又從燐火那邊緩緩的走過來了；一個祭師的領袖手里執着一根火光熊熊的木柴。那位湯知道他的運命了；反而閉了眼，不敢向下看。

烏雲佈滿了天空；有豆大的雨點從雲罅里落了下來。人人仰首望天。一陣的歡呼！連嚴肅到像死神他自己似的祭師們也忘形的仰抬了頭。冰冷的水點，接續的滴落在他們的頰上，眉間；如向日葵似的開放了心向夏雨迎接着。那位湯聽見了歡呼，嚇得機械的張開了眼。他覺得有濕漉漉的粗點，洒在他新被剪去了髮的頭皮上。雨是在繼續的落下！他幾乎也要歡呼起來，勉強的抑制了自己。

雨點更粗更密了，以至於組成了滂沱的大水流。个个人都淋得滿身的濕水。但他們是那末喜悅！

空氣完全不同了。空中是充滿了清新的可喜的泥土的氣息，使人們嗅到了便得意。个个人都跪倒在濕泥地上禱謝天帝。祭師的領袖手上的燒着的木柴也被淋熄了；燐火也熄了。

万歲，万歲！万歲！——他們是用尽了腔膛里的肺量那末欢呼着。

那位湯又在万目睽睽之下，被村長們、祭師們护掖下柴堆。他从心底松了一口气；暗暗的叫着慚愧。人們此刻是那末热烈的拥护着他！他立刻又恢复了庄嚴的自信的容色，大跨步的向城走去。人們緊圍着走。

那位湯也許当真的以为天帝是的确站在他的一边了。

万歲，万歲！万歲！！的欢呼声渐远。

大雨如天河决了口似的还在落下；聚成了一道河流，又蠢蠢的在桥下奔馳而东去。小池塘也漸漸的積上了土黄色的混水。樹林野草似乎也都舒適的吐了一口長气。桑林的萎枯的茸茸的細叶，似乎立刻便有了怒長的生气。

祇有那位柴堆还傲然的植立在大雨当中，为这幕活剧的唯一存在的証人。

二 本 事

以上所寫的一幕活剧，并不是什么小說——也許有点附会，但并不是全然离开事实的。这幕活剧的產生时代，离現在大約有三千二百五十年；剧中的人物便是那位君王湯。这类的活剧，在我們的古代，演的决不止一次兩次，剧中的人物，也决不止那位湯一人。但那位幸运兒的湯，却因了太好的一个幸运，得以保存了他的生命，也便保存了那次最可紀念的一幕活剧的經過。

湯禱的故事，最早見于荀子、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及說苑。說苑里記的是：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

这里只是說，湯時大旱七年，他派人去祭山川，教之祝辭，“言未已，而天大雨”，并無湯自為犧牲以禱天之說；但說苑所根據的是荀子，荀子却道：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荀子說的是湯旱而禱，並沒有說“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這一節話，或是劉向加上去的。但向書實較晚出；呂氏春秋記的是：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這是最重要的一个記載，其來源當是很古遠的，決不會是呂氏春秋作者的杜撰；說苑取荀子之言，而不取呂氏春秋，或者是不相信這傳說的真實性罷？但湯禱于桑林的傳說，實較“六事自責”之說為更有根據，旁証也更多：

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云湊，千里之雨至。